

名家走世界



上海三联书店



用心去游

刘心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用心去游 / 刘心武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11

ISBN 7-5426-2417-2

I. 用... II. 刘...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566 号

用心去游

著 者 / 刘心武

责任编辑 / 戴 俊

策划编辑 / 鄂 力 乌尔沁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林信忠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21

ISBN 7-5426-2417-2/I · 302

定价: 42.80 元

自序

人是地行仙。人生乐趣之一，是远游。

我第一次跨出国门，是1979年。那时候“四人帮”倒台不到三年，历史加快了脚步，中国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文革”中被摧毁的中国作家协会得以恢复，并派出了第一个“文革”后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老诗人严辰任团长，团员有鄂华和我，加上翻译，一行四人，飞往东欧的布加勒斯特，进行友好访问。

那时候似乎还没有宽体飞机，我们乘坐的飞机只是中间一条过道两边各三个座位的格局，但我觉得那机舱真是气派得令人生傲。飞临布加勒斯特机场上空后，飞机几次降下又升起，盘旋良久，最后才终于降落在跑道上，我座位靠窗，只盯着舷窗往外看，地平线一会儿朝这边倾斜，一会儿朝那边倾斜，只觉得非常有趣。后来才知道，那是飞机降落中出现了问题，非常危险。头一回坐飞机出国远游，我还是个傻小子，竟人在险中浑然不知。

下了飞机，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接待人员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极有异国情调的客厅，正兴奋不已时，忽有苍蝇飞过来，我心里好生诧异：“咦，外国也有苍蝇？”这是我那时候的真实心理活动。因为那以前一直生活在一个闭塞的环境里，把外国的一切方面都想像得非常之好，才会见了外国苍蝇也大惊小怪。

到了那边作家协会的大楼里，人家热情地款待我们，团长与那边的作协负责人寒暄，我却只盯着墙上的大地图发愣。那一刻我的眼睛一定是瞪得有铜铃般大。那地图让我觉得好生奇怪，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世界地图，都是把太平洋放在当中间，面对地图，太平洋左边是亚洲，欧洲在最左边，英国和爱尔兰在地图最边上，太平洋右边则是北美洲和南美洲，多少年来，那样的地图画法已经让我认定为天经地义，却没想到在罗马尼亚劈头看到了另样的地图，那地图把大西洋画在当中间，我自己那伟大的祖国，竟被画到了最右边的图边上！后来当然也就释然，人家那样的画法绝对没有对中国不友好的意思，地图本应有各种画法。啊，世界多样，人类多元，从那一天起，我才算开了窍。

参加过三回公派组团的出国访问后，我就基本上都是接受对我个人的邀请，那样出国了，有时人家邀请我和妻子吕晓歌一起去，我们也就联袂出游。中国大陆作家参加公派出国，被认为是一种荣誉，或一种福利，但其中也不乏趣闻逸事。话说一位某省作家终于荣幸地争取到了一次参团出访的机会，无比激动地先到北京参加出访前的集训，然后西服革履地登机出发，他们去的是某非洲国家，飞抵后只见机场一片漆黑，来迎接的只有我们大使馆的工作人

员，神色紧张地告诉他们，该国发生政变了，他们必须尽快回国，但目前机场已经关闭，且到使馆暂避一时，黑暗中他们上了使馆的汽车，车窗全被窗帘挡住，外面究竟什么样完全无法窥见，就那么到了使馆，进了使馆就被安排到窗帘紧闭的屋子里，胡乱歇了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说是机场允许国际航线的飞机起飞了，就赶紧拿车把他们送往机场，一路上他真想拉开窗帘望望外头，那也总算看了点异国风光啊，可是纪律如铁，焉能违反，到了机场，马上就被安排进了机舱，飞机起飞后，也不许打开舷窗朝外看，就这么飞回了北京。所去的那国家究竟什么模样，竟全然不知。这位作家后来要求再次安排出国，人家就告诉他：你已经占过一次出国指标，中国光各省的专业作家就那么多，哪儿能再安排你呢？

其实，那位作家的出访经历，作为人生滋味，也是难得一尝的。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与时俱进，毋庸机构安排，只要自己有点经济实力，参加旅游团，就可以出国观光，办一个因私出国的护照非常便当，个人被邀出国，只要那外国领事馆给签证，尽管去就是了。

远游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中产阶级以上

的人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但游亦有道。有的人出国转了一圈，收获并不大，甚至觉得既劳力也累心。我个人的经验是，旅游中身心俱要放松，身不可过疲，心切忌杂念，要游得通体经络舒泰，满心欢快有悟，才算不枉此行。

我提倡用心去游。所谓用心，不是劳心的意思，与工作中的那种用心是两回事，指的是要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轻松旅游中，善于对所遭逢到的景物、事物、人物，由一些细节，擦出心灵的火花，心有所悟，而生出大快乐来。如果旅游一番，心无所悟，那真遗憾。

从1979年以后，陆续去过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写下了一些游记。这是我最新编辑完成的一本海外游记选。文章按所到国家第一字的汉语拼音为顺序往下排列，图片也依此插入，但图片并不只是“插图”，有的情景文章里未必提到，是对文本的一种补充。全书最后几篇则是谈国人旅游心理的文章，仅供参考。

世界很大，人生很短。要使有限的生命获得尽可能多的快乐与感悟，远游是不可少的手段。愿自己能去到更多的地方，也祝读者诸君有远游之乐！

刘心武

2006年2月4日于温榆斋中

目录

澳大利亚

1

方要中轴圆要心
令人切齿的“烤箱”
墨尔本地标毁誉录
免费缆车
蓝色铃铛
真的，它很害羞
厂房办公仓库安家

奥地利

17

到维也纳去看白水屋
发现者的发现

德国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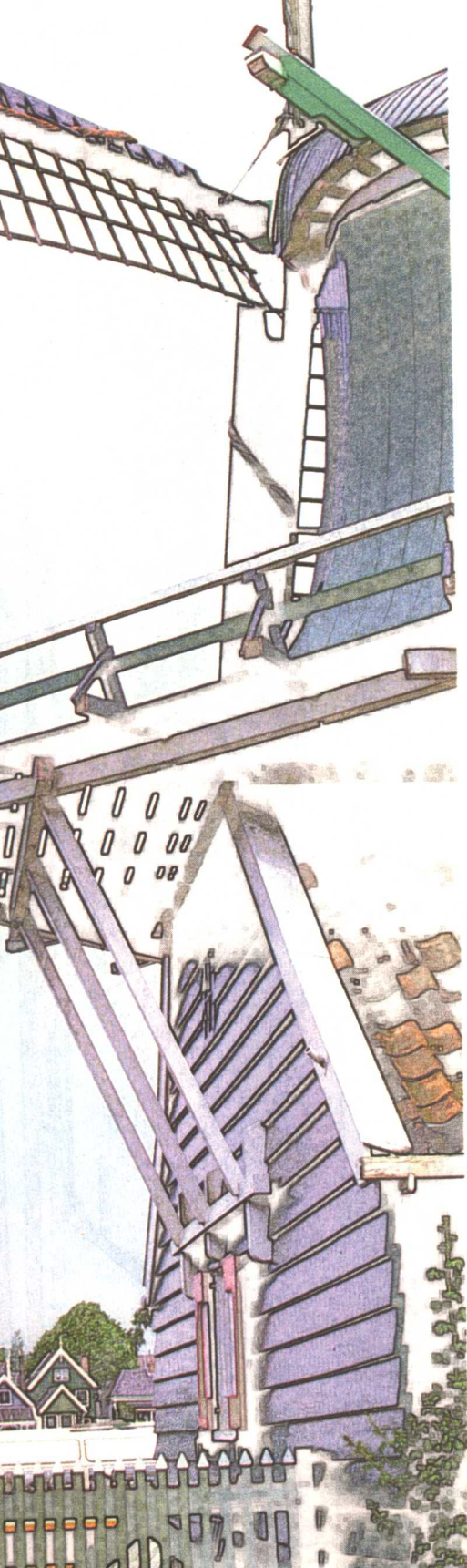
蝴蝶窗
你也是绿的吗
秋水伊人

丹麦

35

透明的哥本哈根
洋哥哥偏寻根究底





法国

43

绿色纪念碑

儒勒·凡尔纳博物馆记讫

凡尔赛喷泉

巴黎圣母院印象

四色郁金香

巴黎有条小胡同

此夜只应花都有

凡尔赛大章鱼

巴黎屋顶

千里浪漫餐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懂得海鸟的陶醉

巴黎同性恋大游行

记住他——勃吕纳梭

天使的酒窝

滑铁卢裁纸刀

最后一道篱笆之争

荷兰

123

荷兰疯车

罗马尼亚

127

布伦库什三大名雕亲睹记

卢森堡

133

深谷与峻峰

美国爆米花

大圆桌

世贸大厦顶楼的弹簧

圣地亚哥所见

玻璃蜗牛的故乡

大瀑巨虹

安心孵蛋

锦园苔花

景随人置

“声命线”

契约墙

奥斯汀小木屋

抱养女婴

大娃娃心态

夏志清捧场

六层楼上的启示

阿拉莫番石榴花

石破天惊少一门

维基基海滩赏诗

猫城记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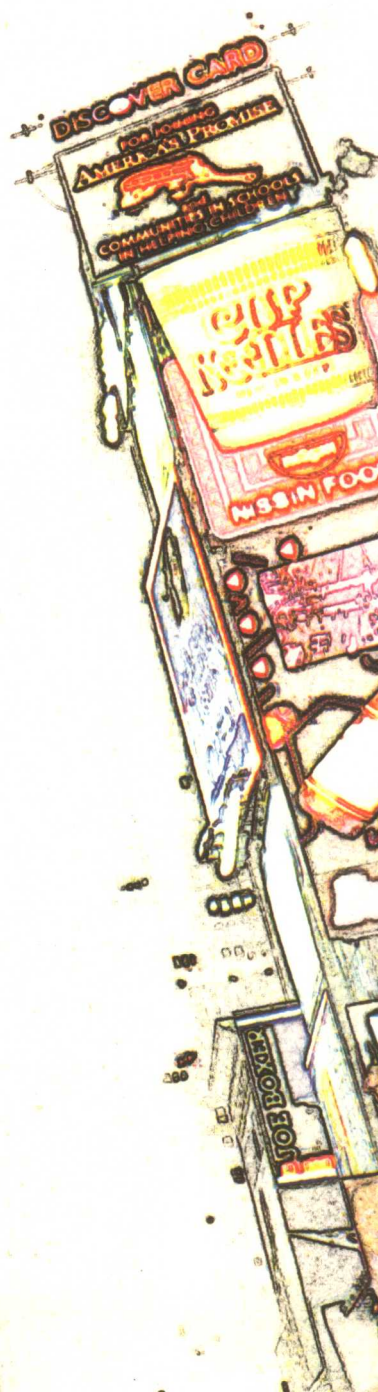
长屋之谜犀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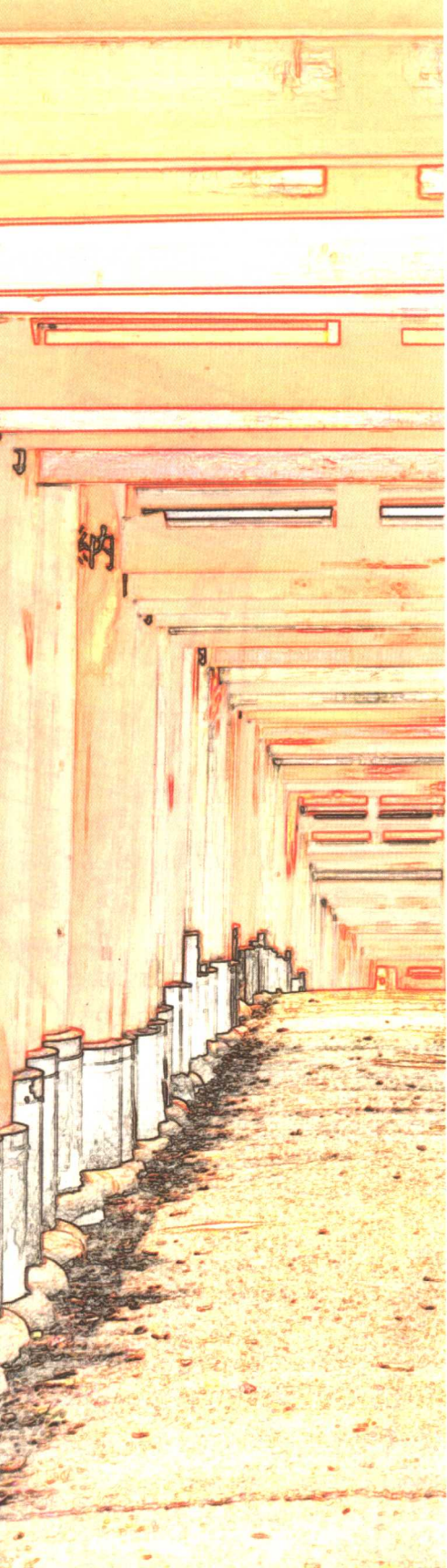
诗巫的诗与巫

加帛公所

花踪

笑离绝论





槟城屋脊
老街咖啡
榴莲飘×

挪 威

213

挪威森林猫
维格兰公园
长夜出戏
麦秸羊

日 本

223

带指南针的孩子
石庭快忆
松本清张一去不返
美其名曰
站着吃面
“在场”的魅力
京都的新门脸儿
肥胖的流浪汉
象脚袜
枫叶馒头
宫岛勺子
藤本敬一先生
绿海孤舟

瑞 典

265

斯德哥尔摩长笛
瓦萨号的后福
在帕尔梅被刺处看电影

好一座“呼啸山庄”
米勒斯花园
同露西亚一起吟唱
听沃尔科特受奖演说

瑞 士 283

花钟莫停摆

圣马力诺 287

圣马力诺钟声

新加坡 291

圣陶沙堤桥

意大利 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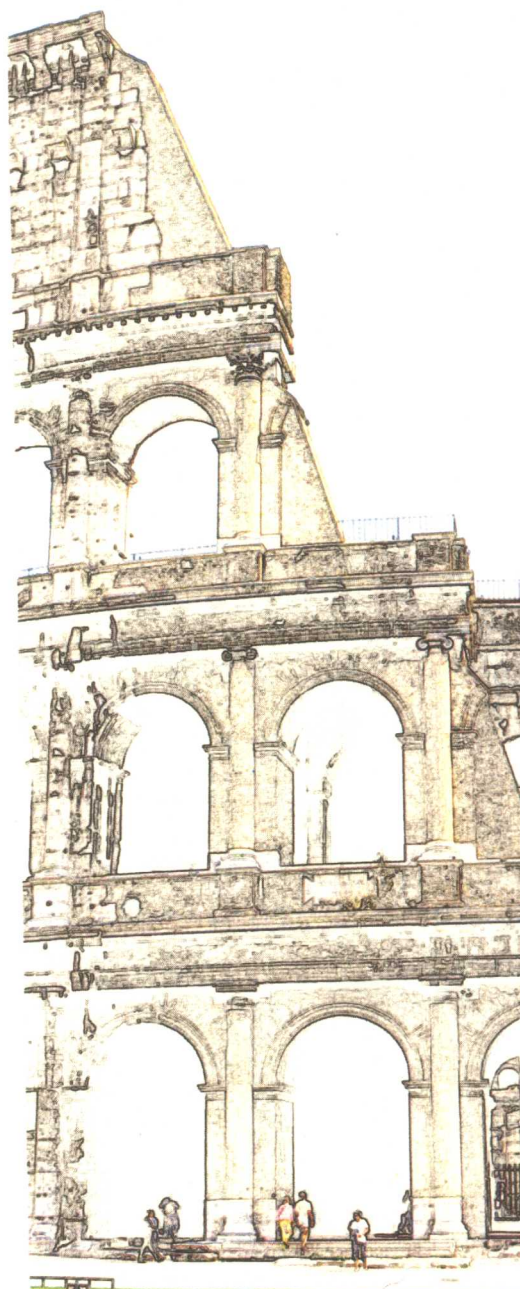
天眼恢恢
黑米尼白菊
比萨三妹

英 国 305

环心剧场
伦敦弘红记

其 他 313

蝴蝶·松鼠·电池
我没蹲门口
喧嚣文化



A photograph of the Sydney Opera House, a large, white, sail-shaped building with multiple curved roofs. In the foreground, a small white sailboat with a single mast is on the water. To the right, a larger white ferry with a blue stripe is moving across the water, leaving a white wake. The sky is a clear, bright blue.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方要中轴圆要心

“你

怎么总在一个大公园里拍照啊？”翻看我在悉尼拍的风光照，亲友都不禁这样问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许多照片上，都出现着高耸的悉尼电视塔。悉尼与北美许多城市一样，市中心区密集着些摩天高楼，白天人们聚集到这些“蜂巢”里办事，傍晚又纷纷开私家车或搭乘公交火车和巴士回到卫星城那些平面化的居民区去休憩；就这一点而言，悉尼的城市个性不怎么突出。悉尼别名“港湾之城”，它的主体部分建造在珊瑚分枝般复杂的海湾岸台上，整个市区的布局以杰克逊湾南岸为圆心，放射性地朝四周发展，它的电视塔，恰建造在了圆心地带，这座已经快三十五岁的高塔约有305米，很长时间里都是全澳和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周遭相继建造的摩天大厦都避免对它形成遮蔽，它的造型不是那种世界各处习见的尖锥套圆球的样式，而是以硕长的金属管直插蓝天，顶端是望去玲珑轻盈的金色陀螺形结

构，实际是坚固的九层房厅，其中有两层是旋转餐厅，两层是观览大厅，这九层房厅以56根钢缆与地面连接拉紧，蔚为壮观，使得悉尼城的天际轮廓线获得了自己的独特性。悉尼电视塔的选址尤其值得称道，这种在圆心里建造高层地标，使人们在城市里活动时，无论在围绕圆心的哪种长度的半径上回望，都能有“塔影总在蓝天际”的视觉快感，加上整个城区绿化程度很高，可谓“花木总在身左右”，因此像我这样的游客尽管是变换了许多其实离得很远的方位拍照，近景各不相同，但大背景上总还有电视塔剪影，这就是让没去过那些地方的亲友看照片时，觉得我总在一个大公园里转悠的原因。

世界上各处城市的布局，简单归纳，一种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一种是方形或接近方形的，有些城市乍作鸟瞰会觉得布局很乱，但只要细加分析，也大都无非由一些圆形或方形的结构交错组合而成。大

体而言，东方多方城，西方多圆城。成功的城市规划，布局上的窍门可以概括为“方要中轴圆要心”。方城的中轴性若不认真设计，就好比一个躯体没有坚实的脊梁骨，从审美上是丑陋的，从功能上是欠缺的；圆城的圆心若不刻意营造，则好比一个生命没有健康的核心，从精神上是萎靡的，从风貌上是平庸的。

回到北京，越发感觉到这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座珍贵方城，中轴线的布局，目前保存得还基本完好，特别是天安门往北直到鼓楼、钟楼那一气呵成的华彩乐章，莫说身临其境，就是清夜月下倚枕默想，把那十二栏杆细细拍遍，也足够动魄销魂。悉尼那样的西方式圆城，作为一种异域风光，我置身其中时倒也兴致昂然，但归来翻照片回味，总觉得从轮廓线上未免一览

无余，不如北京那平面布局、高潮渐起、适可而止的中轴线趣味蕴藉。可惜的是，在与世界接轨的热潮中，我们的一些方城在改造规划上，破坏了原来古典式的中轴线，盲目地在市中心修造高层洋式建筑，以为那样方能体现出现代化的国际气派，误把悉尼那样的西方圆形城市的从圆心放射性布局的模式生搬硬套过来，北京的古典中轴线虽然大致保存了下来，但在该中轴线的延长线上究竟该怎么布局？似乎还缺乏细致的、高层次的研讨。为适应汽车化的现代城市交通，北京这样的方城目前也已经开辟出了六条环城公路，环路自有其功能性，有修造的必要，但千万不能因为这些环路，就懵懵懂懂地觉得北京也该变成悉尼那样的圆城了，似乎原有的古典中轴线已然“过时”，不能成其为“圆心”，



于是生出“中心蹿笋”的心思。北京在城市改造规划上目前还坚持着严格限高的原则，相应的法规也越来越细密，但按环路向外逐环放宽高度限制的“游戏规则”是否真的合理？需知发展商是一定要在“游戏”中谋求“合规利益”最大化的，他们一定要把投资建造的楼房盖至允许的最高限度，更有硬是超标建造，待已是既成事

实后，谋求罚款了事。这样下去，不要多久，北京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盆？即外环路边是些越往外越高的建筑，原来的古典城区则成为陷落其中的“盆底”，并且不是一个和谐光润的“盆底”，因为其间还夹杂着若干也是能盖多高就蹿多高的“现代化大楼”。我真不愿见到这样的—一个“圆盆形”北京出现。

令人切齿的“烤箱”

从环形码头乘渡船往曼尼海滩—游十分惬意，倚着船栏，迎着海风，可以饱览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倩影，那地标选址真好，恰在珊瑚枝般的海湾的一个最抢眼的岬角尽头，与沟通南北城区的海湾大桥珠联璧合地构成了瑰奇的画卷，丹麦建筑师沃特森的设计不仅构思独特，在建筑物的体量上也精心控制，使其与周遭海域旷地比例上十分和谐，不仅从海船上—看它是一道眼睛的冰激凌，就是从诸多的陆上角度望它，也恍若仙女下凡，越看越美。

从曼尼海滩那边归来，落脚在环形码头，我还想一睹歌剧院芳容，陪游的朋友指指右边远处，说你仔细—看吧，美人只剩一个辫梢能露出来啦，几年前还不这样，那时从这里能完整地欣赏其身姿呢，挡住它的那青灰色的楼房，许多人把它叫作“烤箱”，自身蠢丑，还遮蔽美人，真可恨！

不仅破坏了这一处重要的望点，从另外一些地方望过去，原来能欣赏歌剧院剪影，现在也都让这“烤箱”给破了相！后来我从几处地方体会到了这“烤箱”对美人的“烧烤”效应，也不禁切齿。

建“烤箱”的地盘，原是通向歌剧院的一片海滨绿地。如果把歌剧院比作美女头部，那么这片绿地就仿佛秀丽的脖颈，脖颈上至多可以装饰一条项链，怎么能让那个部位肿出一个黑疮来呢？原来，是有外国开发商相中了那块地盘，认为在那里盖高档旅店加高档公寓，长远来说好比栽了棵摇钱树，于是向悉尼市政府开了个大价钱，申买那块宝地，据说经手的那一届悉尼市政府正财政吃紧，竟同意了，于是开发商便大兴土木，盖出来这么个灰不溜秋的大“烤箱”！建造过程中，市民纷纷抗议，媒体尖刻批评，有的市民还组织了

纠察线，试图阻止施工进度，议会上也出现了激烈的辩论，但生米已经下锅，开发商说我手续完备，怎么能不把粥煮熟？待生米熬成了熟粥后，除了开发商自己，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和外国游客都对那“烤箱”气愤不已，于是，社会舆论反映到议会里，就有了将那“烤箱”再加拆除的动议，这时开发商也同意拆，但他要求获得赔偿，而市政府算了一下，抛开所谓赔偿不说，那笔拆除的费用竟比盖楼的投资高出许多，谁来出这份钱？提出了让市民加税的方案，心上本有一刺，为除此刺竟另插一刺，谁干？如今那骂名远扬的“烤箱”还那么厚皮厚脸地戳在那里，开发商倒成了气性最大的人，说没想到旅店也没什么人爱住，公寓卖得也远不如设想，早知会惹一身骚，又何必当初？

这件发生在悉尼的事情，也值得其他国家、地区，尤其是正大兴土木的我们中国思考，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以免接踵搬演。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什么地皮

都敢卖，任由开发商去破坏原有的历史人文景观，这种行政举措，难道可以用“初衷良善，始料不及”来加以辩护吗？在城市的整体规划上，难道不应该有更高明的眼光和更严格的法规吗？对于市民的诉求、舆论的监督，难道总是当时排拒敷衍、酿成大错后才知后悔，而悔之已晚吗？开发商也都该扪心自问，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什么地皮都敢去“拿下”，而一旦“拿下”后，为了减少设计上的成本，就敢于选用“烤箱”式的浅陋鄙俗方案，不惜荼毒美人，甚至佛头着粪，你那社会公德心，历史责任感，难道就丁点不剩了吗？

我注意到，现在悉尼街头出售给旅游者的明信片、年历和城市风光画册，凡涉及到那块被侵占的绿地的画面，无论近景、远景还是鸟瞰，一律都还使用着“烤箱”出现前的镜头，体现出一种对具有破坏性效应的丑陋事物坚决说不的人文精神。我相信，那座败坏悉尼风光的“烤箱”迟早会被拆除的，等着瞧吧！

墨尔本地标毁誉录

一提起澳大利亚，人们会马上想到那既像张开的贝壳又似鼓起的风帆的悉尼歌剧院，悉尼的这一地标可与印度泰姬陵、北京天坛祈年殿、伦敦大笨钟、巴黎铁塔等媲美，堪称地球人文景观中的顶尖级作

品，对此，一位墨尔本人对我说：“面对世界，我为悉尼歌剧院自豪；然而面对澳大利亚本身，我不服气！”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不少墨尔本人以为他们那座城市才是全澳大利亚最好的地方，实际上有关

国际组织每年评定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墨尔本总在榜内，2002年的评选中更荣获冠军，墨尔本人认为“老子全澳第一”并非狂妄，他们没强调“全球第一”倒体现出绅士般的谦逊。

墨尔本这座城市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一幢幢我们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别墅的住宅，它们各具特色，掩映在树木花草之中，住在这些宅子里的大都是些中产阶级人士，过着绝少奢侈讲究实惠的温馨生活；在墨尔本满处一转悠，清新的空气，温润的气候，静谧的气氛，优雅的格调，加上布局合理的生活配套设施，礼貌喜洁的社会风气，特别是绝少刑事犯罪的安全记录，常令旅游者不由得生出“能在此安个家该

有多好”的感慨。但是，墨尔本对于那些没能到澳大利亚一游的外国人来说，出镜率不高，澳大利亚出镜率最高的是悉尼，中国的电视节目里就总有悉尼歌剧院和海湾大桥的倩影频频出现，以至有人误以为悉尼是澳大利亚首都，其实该国首都是堪培拉。悉尼虽然很不错，但墨尔本实在是更好，一般人知悉而忽墨，只是因为墨尔本多少年来没能修建出悉尼歌剧院那样的地标罢了。

简而言之，墨尔本人对悉尼的不服气，可以概括为：“你悉尼不就仗着有那么个地标吗？看吧，我们要造一个更让世人吃惊的地标出来！”

2002年岁尾游墨尔本，买些当地明信



片留念，那些城市景观的明信片拍摄得十分讲究，却实在缺乏抢眼的效果，比如其市中心鸟瞰图，无非是一条河两边，绿树中耸出些个高楼大厦，与美国、加拿大某些城市的图像非常雷同。陪我游览的朋友对我说：“我们这里的地标刚刚处在竣工前夕，所以还没有上明信片，你不如马上过去看看，自己拍点照片。”我自然兴趣盎然，不曾想朋友却长叹一口气，打预防针般地对我说：“你可小心别被它吓晕了！”开车过去一路上介绍说，这个新地标位于市中心雅拉河北岸，原是火车调度中心的地方，叫做联邦广场，不是一座高层建筑，是一组不太高的建筑，花费高达45亿澳元，历经数年才显露眉目，那整个形象，嘿，不少市民都对之摇头，说是怎么拿我们纳税人那么多的钱，造出了几个巨大的垃圾桶！

我正惊异于朋友的诋毁，那联邦广场已显露在眼前。下车细观，心中就像猜谜般琢磨不定，在外面拍了些照片，想进去看看，里面尚未对公众开放，遇到了几位朋友的朋友，大家一起议论，他们竟激烈地争论起来，毁之者简直是恨之入骨，誉之者却爱之如怡，一位自称是“老墨尔本”的先生肯定地说：“悉尼歌剧院将臣服于

墨尔本的联邦广场！”

这联邦广场的几栋建筑，绝不规则地散布于河边旷地，有的互相勾连，有的金鸡独立，造型故意东倒西歪，色彩刻意暗淡诡谲，无常规的门窗可言，大体而言，分两种外部立面处理手段，一种恍若是些乱扔一处的枯树枝桠，其间或任其成孔成洞，或镶嵌些灰绿的玻璃与麻褐的石料，另一种则用些打好小圆孔的黑色钢板有一搭没一搭地加以围裹。建筑物之间的旷地，竟不怎么留裸土，用些也是色彩暗淡绝不规整的石料满铺满敷。毁之者指着怨：是不是大型垃圾桶？誉之者却说：活用了原住民艺术里的元素，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建筑中门窗的概念实行了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气流自然贯通穿梭于建筑物里，体现出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混成的独特风格，对后现代主义也构成了挑战，是绝对的创新！

离开墨尔本以后，那将启用为公众商贸文化中心的联邦广场的怪异形象，在我心纸上仿佛一滴正在洇开的浓墨，它洇染出的是美丽的墨菊吗？它能成为墨城乃至澳大利亚的新地标吗？我实在不能肯定，惟有默默地祝福。